

论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

梅新林¹ 崔小敬²

(1.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 2.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 衡量文学世家生命力的核心标识是代际延续长度和文学贡献高度, 从小型、中型、大型到巨型文学世家, 从普通、重要到杰出文学世家, 生命力递增而数量递减。文学世家的生命力演绎为孕育、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的流程, 其生命力越强盛, 其完形程度越高。文学世家周期之长短, 命运之兴衰, 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链”的有效形成。以上三者的合力, 最终可归结为生态圈的支持体系, 包括各世家内部关系构成的“内圈”、世家与世家婚姻关系构成的“中圈”、世家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外圈”以及彼此的互动效应。

关键词 : 文学世家 ; 生命周期 ; 人才链 ; 生态圈

作者简介 : 梅新林(1958—), 男, 浙江温岭人,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 崔小敬(1976—), 女, 山东青州人,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 I206.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4403(2014)01-0149-08 收稿日期 : 2013-09-10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沧桑喟叹既是对王谢二族而发, 也是对以王谢为典范的所有世家望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无限感慨。每一个文学世家都有兴衰起伏的历史, 都有悲欢离合的故事, 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命周期。然而, 在其聚散歌哭的背后却又有异中之同的种种因素在起作用, 呈现出相似的轨迹与规律。

以“文学”与“世家”合称为“文学世家”, 其要旨在于特定家族的文学累积、传承与贡献及其在直系血缘关系中的代际延续。因此, 探讨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 首先需要通过形态辨析知其“然”, 然后通过规律探寻知其“所以然”, 唯此才能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文学世家生命力的核心标识

观察和衡量文学世家生命力的两大核心标识, 一是代际延续的长度, 二是文学贡献的高度, 彼此存在着分合关系。就前者而论, 文学世家大

致可以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巨型文学世家四大类型 ; 就后者而论, 则可划分为普通、重要、杰出文学世家三大类型。前者侧重于“量”, 后者则侧重于“质”。

(一) 代际延续长度

文学世家之能以“世家”相称者, 应至少在两代之上, 但彼此代际延续的长度相距甚远, 有的仅为两代或数代, 有的则延绵不绝, 奕世流芳。参照“五服”“九族”之说, 依据代际延续的长度可划分为四种类型 : 2世以上、5世以下者为小型文学世家, 前后历时仅数十年 ; 6世以上、9世以下者为中型文学世家, 前后历时通常超过百年 ; 10世以上、30世以下者为大型文学世家, 前后历时通常超过五百年 ; 30世以上者可称为巨型文学世家, 前后历时近千年甚至在千年以上。

潘光旦曾对明清嘉兴地区91家望族世系进行统计分析^[1], 虽然望族与文学世家本是不同的概念, 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官制度与文化传统的

双重作用下,几乎所有的望族都注重文学积累,努力发展和成长为文学世家。因此,以这一区域性研究为范本,由嘉兴而全国,由明清而通代,当有普遍性意义。据统计,这91家望族世系延续最短者4世,最长者21世,平均值8.3世。其中4世者8家,5世者15家,共23家,可归为小型文学世家,占25.27%;6世、7世者各13家,8世、9世者各8家,合之为42家,可归为中型文学世家,占46.15%;从10世到21世之间者26家,可归为大型文学世家,占28.57%。三者相较,以中型文学世家为数最多,比例最高,其代际延续长度也最接近平均值8.3世。

潘著限于明清,故无涉巨型文学世家,但若由此前溯,就有一些世家可连缀至30世以上,最典型的为嘉善钱氏世家,乃五代吴越国君主钱鏐后裔播迁于嘉善的一个支系。钱氏第一代钱鏐立国后,先后为吴越王者有钱元瓘、钱佐、钱俶、钱俣,其间钱氏家族完成了由武而文的转型。末代君主钱俣归顺宋廷后,其家族在严酷的科举竞争中表现非凡,据十三世孙钱国基《钱氏宗谱》卷三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多达320余人。^[2]科举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的显赫地位,也造就了钱氏庞大的文人群体。《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所录有钱俣从子钱昭度,钱俣子钱惟演,钱俶子钱易,钱易子钱彦远、钱明逸,钱彦远子钱勰,钱明逸从子钱藻,钱忱子钱端礼等著名文人^[3],其中钱惟演为宋初西昆派领袖之一,这是旧豪门转型为新科宦文学世家的成功案例。自钱惟演编纂《钱氏庆系谱》起,后代即勤于修谱,从中可见钱氏代有英杰,人才辈出,延续至今,堪称巨型文化世家。

从历时性角度观之,汉代早期文学世家以小型为多。魏晋以后,出于门阀与寒素的文学世家在代际延续上出现了长短两极分化。自隋唐实施科举制尤其是宋代实施更严格更规范的科举制后,基于科举的文学世家再次出现长短不同的两极分化,部分文学世家兴替频率加快,代际延续缩短,即便如培养出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的学界领袖陈亮、薛季宣那样的文学世家,也在五世的激情绽放后快速凋谢,可见科场竞争之残酷。

(二)文学贡献高度

就文学贡献的高度衡量,文学世家又可划分为普通文学世家、重要文学世家、杰出文学世家三大类型,这主要取决于各文学世家拥有的文人

群体、文学贡献率及社会影响力,是仅仅局限于本家族,还是从家族走向区域,由区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文学贡献的高度与世系延续的长度作为文学世家生命周期的两大核心标识,往往呈正比关系,即世系延续愈长,成长为重要和杰出文学世家的可能性愈大。普通文学世家处于三级序列中最基础的层次,是支撑和产生重要文学世家与杰出文学世家的根基。通常情况下,普通文学世家往往同时又是小型文学世家,或有少量中型文学世家,但几乎没有大型或巨型文学世家,其所拥有的文人群体及文学贡献率与社会影响力多限于家族内部,缺乏进一步超越家族与区域的实力。重要文学世家在文学贡献的高度上,处于普通文学世家与杰出文学世家的中间层级,是链接普通文学世家与杰出文学世家并推动前者向后者升华与超越的中介,通常对应于中型文学世家,也有少量小型与大型文学世家,其所拥有的文人群体及文学贡献率与社会影响力多超越家族内部而走向更大区域,但缺乏进一步走向全国的实力。

杰出文学世家在文学贡献度上处于顶级,是普通文学世家与重要文学世家的升华和超越,通常对应于大型和巨型文学世家,其所拥有的文人群体及文学贡献率与社会影响力多超越区域而走向全国。尽管从总体上看,此类为数不多,但自两汉以来未尝中断,唐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4]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5677-5678 追根溯源,“四姓”几乎都是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大型、巨型暨杰出文学世家。又胡应麟《诗薮·外编》云:“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时以崔民幹为第一。嗣后达官臚仕,史不绝书,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5]卷三唐上,166 这是合大型、巨型与杰出文学世家于一体的典型案例。

以代际延续与文学贡献两大核心标识为坐标,无论是从小型、中型、大型到巨型文学世家,还是从普通、重要到杰出文学世家,其生命力是依次递增的,但在数量上则呈逐步递减之势。

二、文学世家周期律的演绎流程

文学世家的生命力演绎为周期律,彼此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即文学世家的生命力越强盛,其周期律的演绎流程就越丰富、越典型,完形程度也越高。从理论上说,文学世家周期律的演绎流程一般经历孕育、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但对绝大部分文学世家而言,往往只能经历其中某些环节,以致常出现流程断裂或混合。通过基于不同个案的整体分析,可以深化对文学世家周期律演绎流程的认识。

(一)孕育期

在文学世家生命周期中,首先都会经历一个潜在的孕育期,但不同文学世家各自历时与路径有很大差异。由于文学世家的主体出于官宦世家,彼此具有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由官宦世家孕育为文学世家者,不仅比例最高,而且耗时最短。而由农、商及其他职业孕育为文学世家者,往往历时较长,有的甚至历经坎坷。常州庄氏世家于宋元祐间自镇江迁居金坛,以务农为生。元代末年,第八代庄秀九由务农转向经商,并从金坛迁居毗陵。入明后,由经商而求仕,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至庄秀九第四代孙庄禔进士及第,标志着该家族进入官宦之家行列。清代苏州商业世家潘氏从二十四世祖潘仲兰到其后五代潘奕隼、潘奕藻进士及第,也是前后历五代,历时一百多年,表明文学世家孕育的艰辛和漫长。

(二)形成期

文学世家由孕育期进入形成期的主要标志,是成功培养文人并取得文学成果。与孕育期的各有差异、隐而不显不同,形成期大体清晰可辨。六朝陈郡谢氏至谢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正式形成文学世家。宋代永康陈氏经过陈亮曾祖父陈知元、祖父陈益两代的孕育,至陈亮开创永康学派,由此形成文学世家。秀水朱氏第三世朱国祚万历十一年(1583)状元及第,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精《易》,有《介石斋集》,标志着朱氏文学世家正式形成。

(三)发展期

经历形成期后,各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与盛衰变化迥然不同,有的迅速趋于衰落,有的则迅速走向鼎盛。对历时五代以下的文学世家而言,通常还会出现各不同环节的合流,甚至由形成期到发展期乃至鼎盛期混而不分。宋代永康陈氏世

家陈亮的出现,无疑是其文学世家正式形成的标志,但这一形成期同时也包含了发展期与鼎盛期,因为在陈亮身后,陈氏世家迅速衰落。当然,对大多数文学世家而言,总体上呈稳步上升之势,只是彼此时段各有长短或时有波动而已。明清苏州潘氏从潘奕隼、潘奕藻一代形成文学世家,至子辈潘世恩、潘世荣、潘世璜一代进入鼎盛期,两代紧密相随;清代秀水朱氏从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一代形成文学世家,至朱彝尊一代进入鼎盛期,中跨两代。从普遍性意义上看,文学世家的发展期以历时数代为多,也有少数跨越十世以上乃至数十世者。

(四)鼎盛期

鼎盛期处于文学世家发展曲线的最高峰值,在其生命周期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并非所有文学世家都能顺利地由形成期经发展期进入鼎盛期,更多的文学世家是在平淡中产生,又在平淡中消亡,只有部分文学世家能臻于鼎盛。但彼此世系延续颇有差异,有的仅限于一两代,如眉山苏氏世家的鼎盛期由苏洵延续至苏轼、苏辙,前后历两代;余姚黄氏的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三兄弟,宁波万氏的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禔、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备、万斯同“万氏八龙”,堪称两大世家中最辉煌的一代,但仅此一代而已。也有少数文学世家的鼎盛期持续较长,如华亭陆氏世家鼎盛于陆逊一代,陆逊子陆抗也为东吴名将,陆逊族弟陆瑁、陆瑁子陆喜、陆抗弟陆凯皆有文名,陆抗子陆机、陆云“二陆”为西晋著名文学家,三代间亦政亦学,亦文亦武,为陆氏文学世家的黄金时期。再如建康谢氏自谢安一代进入鼎盛时期,“谢与马,共天下”,一直到南朝,谢氏英才遍布政界、军界、学界与文界,人才之众、历时之长又远超华亭陆氏。

(五)衰落期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由兴而盛而衰是每一个文学世家不可避免的宿命。其中又有遽衰与渐衰两种模式,前者指文学世家在其鼎盛之后的一两代间即走向衰落,如永嘉薛氏在薛季宣一代之后,虽有从侄薛叔似、侄孙薛师右承其绪,但颓势难挽;秀水朱氏在朱彝尊辉煌之后继以其子朱昆田之平淡,亦令人感慨其衰之速。渐衰则指文学世家在其鼎盛的数代之后虽仍能维持家声,但就整体而言呈下滑态势,如谢氏在晋宋齐间因诸多精英先后被杀,此后渐趋衰颓;余姚黄

氏在“三黄”后,虽尚有黄百家继承父业,尔后还有五世孙黄璋、七世孙黄炳莹等出现,但也是在一步步走向衰落。

(六)复兴期

文学世家衰落后的命运无非两种:大多数彻底衰落,永远退出历史舞台;极少数则基于种种机缘衰而复兴,重现昔日辉煌甚或开创一个新时代。比如华亭陆氏在西晋“二陆”被杀后一度趋于衰落,但因文化积累深厚,后代依然时见回响,如唐代出现了“唐室为之再安”的陆贽,明代出现了陆深、陆楫一脉,再现“垂千百年而无若陆氏为最显”的世家风采。钱塘钱氏世家就总体而言可谓历久不衰,但相较于五代北宋与近现代两头盛势而言,中间时段呈回落之势,其近代以来再度辉煌,也不妨视为盛而稍衰,衰而复盛。

对于不同的文学世家而言,上述周期律有各异的演绎流程,但也有部分大型、巨型暨杰出文学世家能大致完整地经历以上六个时期,极少数文学世家甚至经历了衰而兴、兴而衰的几度反复。兹以鄱阳洪氏为例略作分析。一、孕育期:洪氏唐末五代间迁至饶州乐平县岩前村,到宋代洪士良农商并举,后富而重教;二、形成期:洪士良孙洪彦昇登元丰八年(1085)第,历任要职,实现了由农而士的转型;三、发展期:洪彦昇侄洪皓政和五年(1115)登第,奉命使金,全节而返,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鄱阳集》等,实现了由官宦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转型与升华;四、鼎盛期:洪皓子洪适、洪遵、洪迈连中博学宏词科,成为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五、衰落期:从洪适一代逐步抛弃艰苦刚正家风,转向淫逸享乐,成为家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南宋后洪氏迁居临安,后代无闻;六、复兴期:至明代,出现以清平山堂著称的藏书家洪钟、洪樞、洪梗,洪氏衰而复兴;七、再次复兴期:至清代,出现以《长生殿》闻名于世的戏曲家洪昇,再现辉煌。以文学世家周期律演绎流程的完形程度衡量,鄱阳洪氏世家无疑具有典范性意义。

三、文学世家人才链的关键作用

通观文学世家的盛衰历史——无论是就个案还是整体而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兴,则世家兴;人才衰,则世家衰。因此,文学世家周期之长短,命运之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链”的有效形成。所谓“人才链”,包括人才数量、

质量以及有效“链接”三方面内涵。

首先,在文学世家中有效地形成一个为数众多、代代相继的人才群体,既是文学世家长期累积与培育的核心成果,又是保障文学世家生命延续的主体条件。从家族史的角度观之,文学世家人才群体涌现的前提是支系发达,子孙繁茂;反之,如子嗣不盛甚至断代,那么即使昌盛的文学世家也会走向衰落。如余姚王氏中王守仁正室不育,晚年得一继室之子,弟王守俭、王守章均无嗣,王氏子孙不繁,后继乏人,遂渐趋衰落。对于文学世家而言,子孙繁盛未必人才辈出,但若子嗣不盛甚至后继无人,则肯定无法形成“人才链”。

其次,从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来看,人才群体的数量与之成正比,即周期越长,人才群体数量越多,反之亦然。有的文学世家生命周期之长、人才群体之众,令人叹为观止。上引柳芳《氏族论》“四姓”中,以关中、山东“郡姓”及江东“侨姓”人才群体最突出,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京兆韦氏与杜氏。韦、杜二氏起于汉代分别以韦孟、韦贤、韦玄成为代表和以杜延年、杜钦、杜林为代表的经学世家,延续至唐代,凭借门荫与科举双轨并进,其家族成员拜相者,杜氏11人,韦氏则多达20人,为全唐之冠。其他各世家拜相者依次为: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17人,博陵崔氏15人,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各12人,弘农杨氏、京兆杜氏、荥阳郑氏各11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8人,琅琊王氏4人,河东薛氏、柳氏各3人。同时,这些世家还都通过家族文学化与文学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逐步形成了阵容庞大的家族文人群体,如杜氏之东汉杜笃,西晋杜预,唐杜佑、杜审言、杜甫、杜牧,崔氏之“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5]卷三,174},充分显示了这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文学世家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适应能力。

再次,在人才辈出、灿若星河的巨型暨杰出文学世家中,通常都会出现一位或数位人才巨星,就人才链的成效与作用而论,尤以代表文学世家盛世的人才巨星贡献最著、作用最大,主要体现

参见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学院,2009年。关于韦氏、杜氏宰相数量,史书记载及各家统计略有出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韦氏家族为相者16人,但在表后统计则为14人。

在开创盛世、延续盛世和复兴盛世三个方面。

1. 开创盛世。诚然，在一个世家的人才巨星将其带向辉煌之前，多有一位或数位先辈“导夫先路”，但历史更倾向于铭记那些开创盛世的巨星，如眉山苏氏之苏轼，庐陵欧氏之欧阳修，临川王氏之王安石，婺源朱氏之朱熹，余姚黄氏之黄宗羲，等等，他们的卓著成就强有力地推动了本家族的生命进程并使之超越家族、地域乃至国家、时代而走向家族历史的盛世之巅。可以想见，若没有人才巨星的横空出世，这些文学世家只能停留于重要甚至普通文学世家而不可能上升为杰出文学世家。

2. 延续盛世。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盛世犹难相继。一个文学世家在某一代臻于鼎盛之后，总会面临后代如何延续的严峻考验。西汉韦氏世家始兴于韦孟，韦孟四代孙韦贤以《诗经》“韦氏学”授人，为昭帝太傅、宣帝丞相，开创韦氏盛世；韦贤子韦玄成继承家学，并为元帝太傅、丞相，父子相继，再续盛世华章。文学世家盛世的延续，归根到底是以人才巨星的产生与作用为前提的，延续世系越长，难度越大。

3. 复兴盛世。一个文学世家无论是开创盛世还是延续盛世之后，都不可避免地由盛而衰，而有的世家则可赖人才巨星的崛起，通过其主观努力再现盛世。所谓复兴，是相对此前盛世而言，彼此至少相隔一代，通常相隔数代，也有的相隔十几代乃至几十代者；历时少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晋代浚阳陶氏世家陶侃首开盛世，陶侃子陶茂、孙陶逸虽曾为太守，但整体已呈衰势，直到玄孙陶渊明出而得以复兴，从陶侃到陶潜相隔三代，也有许多文学世家经历更多代际和更长时间才得以复兴，如前文所述华亭陆氏，长久沉寂之后方因中唐陆贽而复兴。

复兴盛世较之延续盛世，显然更为复杂，结果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大多数是由一位人才巨星担当，然后盛而复衰，但也有两位以上甚至一个群体出现，如海宁查氏在近现代即出现了穆旦与金庸两位大家，钱塘钱氏近现代更是群星灿烂，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教育、文艺、科技方面的杰出人才。也有少数世家如上述鄱阳洪氏世家，经历了由盛而衰、衰而复盛的数度循环。再如昆山归氏世家，唐归崇敬奠定盛世，后渐趋衰落，至明归有光出而复兴光大，其子孙辈虽努力维持但终有盛衰之别，至归有光玄孙归庄出而重现归氏

之盛。数度盛衰之变，总是衰多盛少，衰长盛短，既令人感慨，也令人反思。

假如将一个文学世家比作一座绵延起伏的群山，人才巨星即是耸立于群山之上的高峰。没有群山的衬托，就没有高峰的耸立；而没有高峰的巍峨，群山就会缺少应有的威仪。人才巨星之于整个文学世家的贡献，即在于其努力将自身塑铸为群山之巅的同时，也将整个文学世家推向群山之巅，由此领袖群伦开创辉煌。因此，人才链之于文学世家生命周期的关键作用，不仅仅在于人才群体的涌现，也不仅仅在于人才巨星的出现，而是有赖于在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人才群体与人才巨星的有效链接。

四、文学世家生态圈的支持体系

基于特定文学世家又超越其上加以观照，则文学世家的生命力、周期律、人才链，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生态圈的支持体系。这里所说的生态圈包括各世家内部关系构成的“内圈”、世家与世家婚姻关系构成的“中圈”、世家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外圈”以及彼此的互动效应。

(一) 文学生态圈之“内圈”

从特定个体文学世家的盛衰命运，到通代文学世家的发展演变，都充分显示了由各文学世家内部关系构成的“内圈”支持体系的形成与优化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

文学世家孕育于先秦诸子时代，广泛形成于汉代经学世家，当经学传承由学缘转向血缘，由个体转向群体，由群体转向家族，就会进而产生经学世家以及以此为主体的文学世家。而经历汉魏六朝九品中正制与隋唐科举制的冲击、洗礼与考验后，文学世家生态圈“内圈”支持体系也日益完善。以应对科举制为例，在隋唐时代主要表现为延续原有门阀世家的优势与新兴科举世家展开竞争，然后又在激烈竞争中趋于多元融合并不断激发新的活力，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型或巨型文学世家，在家学、家训、家风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严格规范与良好传统。宋以后，全面实施严格规范的科举制，所有士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为了应对严峻挑战，宋人普遍高度重视生态圈“内圈”支撑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具体而言，一是纂修族谱，强化血缘认同。宋代族谱的性质、作用、内容、体例及编纂与管理，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不再是作为划分社会政治地位与“家之婚

姻”的依据,而是以“敬宗睦族”“尊祖收族”为宗旨,极大地强化了宗族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制定家规,强化伦理规范。上承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而加以推广,如司马光订《家范》、陆游订《放翁家训》、叶梦得订《石林家训》等。三是建立宗祠,强化宗族情感。在族内设立祠堂,合族共祭,南宋朱熹参照民间祭祀礼仪制定《家礼》,使之更加规范化。四是设立义庄。强化道德责任。北宋范仲淹率先在家乡苏州创设义庄,承担抚恤、教育族人的责任,各地迅速效仿,较之六朝世族庄园更具道德色彩。五是传承家学,强化学业传承。主要包括应用性的举业教育,提高科举应试能力;学术性的专学教育,培养代代相承的学术传人;全方面的文化素养教育,促进家族成员的全面发展。以上五个方面,依次从血缘认同、伦理规范、宗族情感、道德责任、学业传承上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促进家族的持续性发展,这既是保障宋代科宦世家盛久不衰的有效措施,又是通过科举世家及时转化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成果,其中对于家族的道德使命感、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化以及全能型人才培养的成效,既是宋代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共同财富,同时也为其后的明清两代所继承。

(二)文学生态圈之“中圈”

由世家与世家婚姻关系构成的“中圈”,处于由各世家内部关系构成的“内圈”与由世家其他社会关系构成的“外圈”之间,具有通过特殊纽带将相关文学世家链接为特定社会网络的重要功能。

《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6]^[16],可见婚姻虽是不同家族男女两性的结合,但首先是以家族利益为本位,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中国历代盛行不衰的门第婚姻,即是以家族整体利益为本位的集中体现与必然结果。尽管这与婚姻主角的个人幸福时有矛盾,并不断演绎出各种悲欢离合,但从文学世家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而言,各世家之间的婚姻尤其是累世联姻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利于门第声望的提高。以门阀制度与门第婚姻最为严格的两晋南朝为例,不仅士族一般不与庶族通婚,而且士族内部不同等级间也往往不婚,少数的门第不当婚(包括士庶婚、高门与次门婚)之所以出现,往往是由于双方门第发生了变化,门第高者衰落,门第低者提高,因而

使双方门第实际上趋于一致^[7],归根到底是出于维护和提升门第的需要。其中东晋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更是通过六宗累世联姻,共同垄断了东晋的政治资源并主导了东晋的政坛与文坛。而其他世家与王谢联姻,更有提升门第地位的普遍效应。二是有利于文化环境的优化。明清时期江南产生和延续女性作家群的文学世家明显增多,其中人数最众、成就最著、影响最大者,当推吴江叶氏、沈氏,两大世家三代联姻,不仅构成了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而且带来家族间的文化优势整合并催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8]三是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世家联姻可以将两家乃至多家的教育资源集聚于对下一代优秀人才的培养,其中母教尤其具有普遍性、先导性和奠基性的作用,母教之不同于父教,乃因其是通过婚姻途径向其他文学世家最直接的资源移植与借鉴。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甥舅关系的人才培养,如顾炎武之于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另一途径是翁婿关系的人才培养,如南宋理学家刘彦冲之于女婿朱熹。四是有利于学术流派的成长。常州学派首创者常州庄氏世家庄存与,庄存与女嫁刘氏世家刘召扬,生刘逢禄;庄存与弟庄培因女嫁宋氏世家宋简,生宋翔凤,刘逢禄、宋翔凤先后受教于庄存与、庄述祖,得庄氏家学真传,正如钱穆所谓“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9]^[590]者也。五是有利于文学世家生命周期的延续。一方面是先天的遗传基因的作用,世系延续越长,文学贡献越大,则遗传基因越优越,基因优越的世家间通婚乃至累世联姻,可以促进基因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后天综合资源的作用。获取和利用综合资源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婚姻的层次、深度与广度,是与普通、重要还是杰出文学世家结成婚姻,是偶尔通婚还是累世联姻,是与特定还是众多世家通婚或累世联姻。不同形式产生不同结果,最终都会对文学世家生命周期的延续产生不同影响。

(三)文学生态圈之“外圈”

构成文学世家生态圈“外圈”支持体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与文化生态。

1. 以政治地位为核心的政治生态

文学世家,顾名思义,是以文学积淀为先决条件,以文学成就为盛衰标准,但在长期官本位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地位反倒成为决定文学世家兴衰的关键因素,文学世家的兴盛与衰落往往与

政治地位的高低相对应。

文学世家的政治地位,主要由家族成员的仕进之盛奠定,其核心是家族与皇权的关系。然而家族制社会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族某一成员一旦触犯皇权,往往给整个家族带来毁灭性打击。华亭陆氏世家在东吴时因陆逊、陆抗两代出将入相而荣极一时,至西晋时因陆机、陆云被杀而由盛转衰。海宁查氏世家在康熙、雍正两朝两次文字狱之间曾一度荣显,康熙四十一年(1702),查慎行赋诗中旨,命入值南书房,次年中进士,钦授翰林院庶吉士,随康熙巡游四方。然至雍正四年(1726),查慎行三弟查嗣庭文字狱案发,被捕入狱而死;二弟查嗣璫充军陕西,老死戍所;查慎行以家长失教牵连入狱,次年郁郁而亡。经此打击,查氏家破人亡,元气大丧。

2. 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经济生态

经济实力是文学世家赖以延续与兴盛的物质保障。据有关文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占据政治高位的世家大族,往往富甲天下,不少拥有家族大地产或庄园,并以此作为其重要经济来源,如《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载:“(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10]列传第三十七,2003对源于官宦之家的文学世家而言,其经济来源主要是朝廷俸禄。假如一个家族能持续处于高官行列,通过不断积累,其经济实力更非一般世家可比。宋代以降,尤其到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亦学亦商的新型文学世家,大致分两类:一是文学世家而兼营商业,这一现象较为普遍;二是由商业世家转型为文学世家,如苏州潘氏、徽州汪氏等,较之以俸禄为主的一般文学世家,其经济来源更多样化,经济实力也往往更雄厚。

3. 以文化积淀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文化积淀深厚与否,是文学世家之所以为文学世家的核心标志,也是文学世家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文化积淀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自官宦之家、豪强之家、商业之家而成长为文学世家者,彼此基础与路径颇有差异。

(1)源于官宦之家的文化积淀。从官宦之家到文学世家,渊源最近,文化积淀最厚,转型也最易。古代官僚群体基本是“学而优则仕”的结果,一方面,“仕”的资本在于“学”;另一方面,一旦出仕之后,其学又可赖“仕”之资源不断增殖,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自隋唐实施科举制以

来,至宋代,科举更成为文人入仕的主体路径,亦官亦学结合更为紧密也更为普遍,所以官宦世家往往就是文学世家,反之亦然。

对源于官宦之家的文学世家而言,尽管个体差异相当明显,但在其文化积淀与世家转型过程中,仍有许多共通轨迹与规律,大体是从个体到群体,从低位到高位,从仕进到为学。且官宦之家经文化积淀而成为文学世家的转型过程中,其发展路向明显受时代精神的影响,两汉侧重经学研究,唐以文学创作为要,宋以降则渐趋多元,故两汉多经学世家,唐多文学世家,宋以降则多为文学世家与藏书世家、学术世家、艺术世家、医学世家、文献世家等的兼融。

(2)源于豪强之家的文化积淀。与源于官宦之家相比,从豪强之家转型为文学世家,渊源较远,文化积淀不厚,所以转型也困难得多。这既取决于时代风尚,也取决于世家成员的努力。普遍规律是,乱则豪强竞起,以武力胜而非文化胜,治则“武功”让位于“文治”,几乎所有朝代从皇族到文武大臣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过程,期间通常需历经数代。

对特定家族而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各不相同,以宁波万氏这一典型个案而言,呈现为三个阶段:自远祖万国珍(万斌)经子万钟、孙万武、万文的武职阶段;万文子万全由武职而著《竹窠稿》以及万全子万禧、曾孙万表、万表子万达甫、万达甫子万邦孚的由武兼文;万邦孚子万泰至“万氏八龙”的弃武从文,终开万氏世家之辉煌。

(3)源于商业之家的文化积淀。就渊源关系、文化积淀及转型难度而言,当以商业之家为最。苏州大阜潘氏,从二十四世祖潘仲兰至第五代潘奕隽、潘奕藻进士及第,经过五代人约百年的努力,实现了商业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转型,再至子辈潘世恩、潘世荣、潘世璜连中巍科,迎来潘氏的昌盛时代。潘世恩状元及第后,遍历诸曹,屡主乡试、会试,弟子门生遍天下,且泽及子孙,其孙辈中潘祖荫登咸丰二年(1851)探花,再创辉煌,潘祖谦则转向企业,成为近代著名实业家。

参见李中林、徐光龙主编《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研究与借鉴》,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年第2期。

前者延续了潘氏之“贵”，后者则保障了潘氏之“富”，彼此配合、相互促进，显示出潘氏世家内部分工协作而又与时俱进的家族精神。

文化积淀既是促使官宦之家、豪强之家、商业之家向文学世家转型的内在动因，也是文学世家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乃至衰而复盛的精神源泉。文化积淀越是深厚，文学世家的生命力越历久不衰，那些三十代及以上的长周期、超长周期的文学世家尤其如此，以钱塘钱氏世家最具典范意义。有的文学世家因外部的种种打击而一度败落，但若文化积淀深厚，同样会衰而复盛，比如华亭陆氏世家在两晋由盛而衰后时见复兴之象，而海宁查氏则在清代文字狱之祸衰败后，至现当

代又有著名诗人、小说家复兴于文坛。

对文学世家生命周期的探讨，不仅立足于个体文学世家的兴衰成败，也不仅着眼于对其兴废历程的现象描述与史实梳理，更是宏观上对文学世家发展过程规律性的理性把握，是对文学世家生命流程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文化动因的探寻。自两汉以来，多少文学世家曾经映亮中国文化的天宇，又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黯然沉寂，站在时间之河的此岸，遥望那些逝去的英才曾如云似锦，令人顿生“最是风流消歇后，不知何处揽余芳”的无尽惆怅，而这看似白云苍狗的浮世变换，不仅令人感慨，亦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 [1]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 [2]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5).
- [3]曾枣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5]胡应麟.诗薮[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 [6]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门第婚姻的量化分析[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3).
- [8]李真瑜.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J].中州学刊,2004,(2).
-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雨夕]

The Layering of Words and Their Peripherals

YU Li-ming

Abstract: Words are of universality, which refers to all the words used by all the users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Those words in long-established universal use cluster around the core of lexicons, thus becoming the essential layer of words; those words in popular use but not filtered by history or those in long-established use but not very popular constitute the common layer; those words confined to limited areas form the local layer; and those words out of use or those neologisms that have not been accepted by society become the marginal layer. The local layer and the marginal layer in combination form the peripherals of words to which most of neologisms, historical words, archaisms, dialect words, jargons, and loan words belong.

Keywords: Universality of Words; Layering of Words; Their Peripherals

The Life Circle of Literary Families

MEI Xin-lin CUI Xiao-jing

Abstract: A core hallmark of the life of a literary family is its generational span and the height of its literary achievement. From a small to a medium, a large and a mega-sized literary family, and from an ordinary to an important and an eminent literary family, its life increases but the number decreases. The life of a literary family is shown in an embryonic, formative, developmental,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process. The more vital its life is, the more complete the process will be. The generational spa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literary family are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its “talents chain”. This boils down to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circle, including the “inner circle” formed by the relations within the literary family, the “intermediate circle” constituted by the families and its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outer circle” built by the family and other social connections.

Keywords: Literary Families; Life Circle; Talents Chain; Ecological Circle

The Evolution of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A Comparison betwee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PENG Nan-sheng SHAO Yan-tao

Abstract: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identified by Shi Jianya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all of some regional business groups in modern times.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represent two evolution paths. As business scale grew, the former changed gradually from small-sized family or clan businesses to joint enterprises run by people of the same region, and the latter gradually became professionalized enterprises of family cooperation through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clansmen, hence their lesser dependence on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The difference in pattern betwee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influenced their institutional innovativeness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the clan system was combined with the western shareholding system, thus lowering cos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king possible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sm, while the pattern of businesses from Shanxi resisted modern legal person system, leading to high cost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Businesses from Shanxi; Comparison